

甌北詩話

阮先生詩話

甌北詩話卷八

元遺山詩

陽湖

趙翼

雲松

元遺山才不甚大書卷亦不甚多較之蘇陸自有大小之別然正惟才不大書不多而專以精思銳筆清鍊而出故其廉悍沉摯處較勝於蘇陸蓋生長雲朔其天稟本多豪健英傑之氣又值金源亾國以宗社邱墟之感發爲慷慨悲歌有不求而自上者此固地爲之也時爲之也同時李冶稱其律切精深有豪放邁往之氣樂府則清雄頓挫用俗爲雅變故作新得前輩不傳之妙郝經亦稱其歌謠跌宕幽并之氣高視一世以五言雅

爲工出奇於長句雜言揄揚新聲以寫怨思金史本傳亦謂其奇崛而絕雕刻巧縛而謝綺麗是數說者皆可得其真矣

蘇陸古體詩行墨間尚多排偶一則以肆其辨博一則以侈其藻繪固才人之能事也遺山則專以單行絕無偶句構思窅渺十步九折愈折而意愈深味愈雋雖蘇陸亦不及也七言律則更沉摯悲涼自成聲調唐以來律詩之可歌可泣者少陵十數聯外絕無嗣響遺山則往往有之如車駕遁入歸德之白骨又多兵死鬼青山原有地行仙蛟龍豈是池中物蟻蝨空悲地上臣出京之只知壩上真兒戲誰識神州竟陸沉送徐威卿之蕩

蕩青天非向日蕭蕭春色是他鄉鎮州之只知終老歸
唐土忽漫相看是楚囚日月盡隨天北轉古今誰見海
西流還冠氏之千里關河高骨馬四更風雪短檠燈座
主閑閑公諱日之贈官不暇如平日草詔空傳似奉天
此等感時觸事聲淚俱下千載後猶使讀者低徊不能
置蓋事關家國尤易感人惜此等傑作集中亦不多見
耳

郝經作遺山墓誌謂其詩共五千五百餘篇爲古樂府
以寫新意者又百餘篇以今題爲樂府者又數十百篇
是遺山詩共五千七百餘篇乃世罕有其全集今所存
者惟康熙中無錫華希閔刻本魏學誠作序謂其購得

善本而鋟之卷首載元初徐世隆李冶二序於元世祖
仍擡起頂格是必彷彿元初初刻本然詩僅一千三百四
十首則所存者祇五分之一而已豈元初嚴忠傑等初
刻時卽爲刪節耶抑華氏翻刻時刪去耶竊意遺山詩
既有五千六七百首則其遭遇國變感慨滄桑必更有
許多傑作而今祇有此數豈不可惜哉又遺山修飾詞
句本非所長而專以用意爲主意之所在上者可以驚
心動魄次亦沁人心脾今華氏刻本內第十三卷率
多題畫絕句別無佳思而郝經所謂五千餘首者竟不
得睹其全矣不知世間尚有全集否當更求之
拘體七律如鄭縣亭子澗之濱獨立縹緲之飛樓之類

杜少陵集最多乃專用古體不諧平仄中唐以後則李
商隱趙嘏輩創爲一種以第三第五字平仄互易如溪
雲初起日沉閣山雨欲來風滿樓殘星幾點雁橫塞長
笛一聲人倚樓之類別有擊撞波折之致至元遺山又
創一種切在第五六字如來時珥筆誇健訟去日攀車
餘淚痕太行秀發睂宇見老阮來樽俎間雞豚鄉社
相勞苦花木禪房時往還肺腸未潰猶可活灰土已寒
寧復燃市聲浩浩如欲佛世路悠悠殊未涯冷猿挂夢
山月曠老雁叫羣江渚深春波淡淡沙鳥沒野色荒荒
烟樹平青山兩岸多古木平地數峯如畫屏長虹夜飲
海欲竭老雁叫羣秋更哀東門太傅多祖道北闕詩人

休上書之類集中不可枚舉然後人習用者少

遺山複句最多如懷州城晚望少室云十年舊隱拋何處一片傷心畫不成重九後一日作云重陽擬作登高賦一片傷心畫不成題家山歸夢圖云卷中正有家山在一片傷心畫不成雪香亭雜咏十五首內有云賦家正有燕城筆一段傷心畫不成元都觀桃花云人世難逢開口笑老夫聊發少年狂同嚴公子東園賞梅云佳節屢從愁裏過老夫聊發少年狂此日不足惜篇就令一朝便得八州督爭似高吟大醉窮朝晡送李叅軍詩內又有云就令一朝便得八州督爭似綵衣起舞春斑斕桐州與仁卿飲一聯風流豈落正始後詩卷長留天

地間題梁都運所得故家無盡藏詩卷亦有此聯田不
伐望月婆羅門引云兩都秋色皆喬木三月阿房已焦
土存沒一首又云兩都秋色皆喬木一代名家不數人
答樂舜之云兩都喬木皆秋色耆舊風流有幾人東山
四首有天公老筆無今古枉著千金買范寬胡壽之待
月軒詩又有天公老筆無今古杜卻坡詩說右丞錢過
庭炯溪獨釣圖綠簑衣底元真子不解吟詩亦可人息
軒秋江捕魚圖又有綠簑衣底元真子可是詩翁畫不
成臺山十詠內有云惡惡不可惡惡可未要雲門望太
平贈劉君用可菴二首內一首云惡惡不可惡惡可笑
殺田家老瓦盆次首云惡惡不可惡惡可大步寬行老

死休寄希顏未句共舉一杯持兩螯送曹壽之平水亦用此句作結此複句之最多者也

已見陔餘叢考

遺山在汴梁圍城中自天興二年春崔立以城降蒙古

後四月二十九日始得出京而二十一日已先有書上

蒙古相邪律楚材自稱門下士

詩文俱有月日可攷

此不可解時楚

材爲蒙古中書令遺山在金由縣令累遷郎曹平日料

無一面而遽干以書已不免未同而言卽楚材慕其名

素有聲氣之雅然遺山仕金正當危亂尤不當先有境

外之交此二者皆名節所關有不能爲之諱者豈蒙古

曾指名取索如趙秉文之類耶抑汴城之降在正月至

四月則已百餘日此百餘日中楚材早慕其名先寄聲

物色因有感恩知己之誼耶

又按楚材奉蒙古主命親至汴來索其弟思忠等遺山蓋卽此時與楚材投契故也

遺山以崔立功德碑一事大不理於衆口金哀宗天興

元年冬帝自汴京出謀復河北畱完顏奴申完顏習捏

阿不等總諸軍守京師及帝攻衛州敗奔歸德汴城中

食盡羣議欲奉帝庶長兄荆王監國以汴降蒙古庶救

一城之命或以告二相二相未敢專決西面元帥崔立

遂因民之怨殺二相於尚書省劫荆王以汴京降其時

立黨獻媚者謂立此舉活百萬生靈應作碑以紀此功

德碑之說所由起也按金史王若虛傳謂立黨翟奕以

功德碑屬若虛若虛曰學士代王言此碑謂之代王言

可乎奕不能奪乃召太學生爲之

此本遺山所作若虛墓誌金史據以爲傳

是若虛

與遺山均無與也若虛傳又云若虛辭免後召太學生

劉祁所革到省元好問

即遺山

時爲郎中謂祁等曰衆議屬

二君其毋辭祁不得已爲草定以示好問好問意未愜

乃自爲之然止直敘其事而已據此則碑文係祁先作

好問改作然郝經有辨磨甘露碑詩云國賊反城自爲

功萬段不足仍推崇勒文頌德召學士潯南先生付一

死

郭本虛

林希更不顧名節兄爲起草弟親刻省前便磨甘

露碑書丹卽用丞相血百年涵養一塗地父老來看暗

流涕數尊黃封幾斛米賣卻家聲都不計盜據中國責

金源火堯極口無覲顏作詩爲告曹聽翁且莫獨罪元

遺山是已辨明碑文非遺山所作其作者姓名雖未直

斥而托之於林希兄弟

為本北宋人為章惇所用肆詆正人者邪詩借以引喻作碑文者耳

然既有

作文之人則非遺山可知但若虛傳謂遺山改作正直敘其事而郝詩中仍有盜據中原等語豈遺山所作不曾用而仍用大學生所作耶郝詩所云林希兄弟是此碑必有兄弟二人共為之者遺山外家上梁文備述此事有云蜀家降欵具存李昊之世修趙王禪文何與陸機之手迹伊誰受賞於我嫁名是當時作文者已受賞而後反嫁名於遺山又云追韓之駙南還射羿之弓隨穀自注云予北渡後獻書中令君薦諸名士而造謗者即書中所薦之人也考遺山上邪律楚材書薦士凡五十四人其中有兄弟二人竝列者惟渾源劉祁及其弟

郁則郝詩所云林希兄弟必指郝郁而言而郝作歸潛
志又力辨非已作而委之遺山

歸潛志謂禮部召余及麻信之入省首領官張信之元裕之以碑文

爲屬余等辭不獲命乃歸草定付裕之越數日又召至省領門裕之謂碑文今日
當畢事於是裕之屬草旣成王從之及余爲定數字銘詞則從之裕之及存余舊
數字碑序則全裕之筆也下又云其文皆衆筆非余全文及欲嫁名於余余安得
辭後數日首領官奉立命齋告身三通付余輩特賜進士出身云云觀此可見崔
立碑本郝起草好問改定又彼此
嫁名各自剖辨而卒不能辨也 想見當時其以此碑爲諂附逆

賊故各諱言耳然遺山於此事終有干涉其上梁文先

敘圍中食盡待斃之狀云窮甚析骸死惟束手人望荆

兄之通好義均紀季之附庸謀則僉同議當孰抗爰自

上書宰相所謂試微軀於萬仞不測之淵至於喋血京

師亦嘗保百族於羣盜垂涎之日是請荆王監國以汴

城降旣係遺山先上書執政

金史奴申傳并載遺山語甚詳

及崔立肆逆又

嘗保護多人免於凶害則其於立情分素熟可知也卽
王若虛傳所云召劉祁麻革至省遣山以衆議咸屬二
君爲獨是遣山已爲之關說原不必論碑文之作與否
矣

遺山仕於金官至尚書省左司員外郎

郝經墓誌謂人翰林
副誌蓋兼官也

國變後以詩文重名爲海內魯靈光者幾三十年客東
平嚴實幕下最久以國亡史作已所當任聞累朝實錄
在順天張萬戶家乃往請於張願以身任編纂之責爲
樂夔所阻而止於是構野史亭於室凡金君臣事蹟採
訪不遺至百餘萬言所著壬辰雜無等書爲後來修金
史者張本其心可謂忠且勤矣雖崔立功德碑一事不

免爲人訾議然始終不仕蒙古

時尚未建國號
改但稱蒙古

則確有明據

故郝經所撰墓誌及金史本傳皆云金亡不仕是可謂
完節矣乃李治徐世隆二序俱以其早死不得見用於
元世祖爲可惜此真無識之論也設使遺山後死數年
見用於中統至元中亦不過入翰林知制誥號稱內相
而已豈若金亡不仕四字垂之史冊哉余嘗題其集云
無官未害餐周粟有史深愁失楚弓頗道著遺山心事
矣

高青邱詩

詩至南宋末年纖薄已極故元明兩代詩人又轉而學
唐此亦風氣循環往復自然之勢也元末明初楊鐵崖

最爲巨擘然險怪仿昌谷妖麗仿溫李以之自成一家
則可究非康莊大道當時王常宗已以文妖目之未可
爲後生取法也惟高青邱才氣超邁音節響亮宗派唐
人而自出新意一涉筆卽有博大昌明氣象亦開有明
一代文運論者推爲開國詩人第一信不虛也李志光
作高太史傳謂其詩上窺建安下逮開元至大歷以後
則藐之此亦非確論今平心閱之五古五律則晚胎於
漢魏六朝及初盛唐七古七律則叅以中唐七絕并及
晚唐要其英爽絕人故學唐而不爲唐所囿後來學唐
者李何輩襲其面貌仿其聲調而神理索然則優孟衣
冠矣鍾譚等又從一字一句標舉冷僻以爲得味外味